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覧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下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下

宋 袁樞 撰

安史之亂二

肅宗至德元載春正月乙卯朔祿山自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以達奚珣為侍中張通儒為中書令高尚嚴莊為中書侍郎　李隨至睢陽有衆數萬丙辰以隨為河南節度使以前高要尉許遠為睢陽太守兼防禦使濮陽客尚衡起兵討祿山以郡人王栖曜為衙前總管攻

拔濟陰殺祿山將邢超然　顔杲卿使其子泉明賈深翟萬德獻李欽湊首及何千年高邈于京師張通幽泣請曰通幽兄陷賊乞與泉明偕行以救宗族杲卿哀而許之至太原通幽欲自託於王承業乃教之留泉明等更其表多自為功毀短杲卿別遣使獻之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於承業承業既竊其功利於城陷遂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壬戌城陷賊縱兵殺萬餘人執杲

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王承業使者至京師𤣥宗大喜
拜承業羽林大將軍麾下受官爵者以百數徵顔杲卿
為衛尉卿朝命未至常山已陷杲卿至洛陽禄山數之
曰汝自范陽功曹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
負於汝而反邪杲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
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
為唐臣禄位皆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邪我為國
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禄山大

怒并袁履謙等縛於中橋之柱而咼之杲卿履謙比死
罵不虛口顔氏一門死於刀鋸者三十餘人史思明李
立節蔡希德既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所過殘
滅於是鄴廣平鉅鹿趙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復
為賊守饒陽太守盧全誠獨不從思明等圍之河間司
法李奐將七千人景城長史李暐遣其子祀將八千人
救之皆為思明所敗　上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
益發兵進取東京選良將一人分兵先出井陘定河北

子儀薦李光弼癸亥以光弼為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　甲子加哥舒翰左僕射同平章事　乙丑安禄山遣其子慶緒寇潼關哥舒翰擊却之　巳巳加顔真卿户部侍郎兼本郡防禦使真卿以李暐為副　二月丙戌加李光弼魏郡太守河北道采訪使　史思明等圍饒陽二十九日不下李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巳亥至常山常山團練兵三千人殺胡兵執安思義出降光弼謂思義曰汝自知當

死否思義不應光弼曰汝久更陳行視吾此衆可敵思明否今為我計當如何汝策可取當不殺汝思義曰大夫士馬遠来疲獘猝遇大敵恐未易當不如移軍入城早為備禦先料勝負然後出兵胡騎雖鋭不能持重苟不獲利氣沮心離於時乃可圖矣思明今在饒陽去此不二百里昨暮羽書已去計其先鋒来晨必至而大軍繼之不可不留意也光弼悦釋其縛即移軍入城史思明聞常山不守立解饒陽之圍明日未旦先鋒已至思

明等繼之令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遣步卒五千自東門出戰賊守門不退光弼命五百弩於城上齊發射之賊稍却乃出弩手千人分為四隊使其矢發相繼賊不能當斂軍道北光弼出兵五千為槍城於道南夾呼沱水而陳賊數以騎兵搏戰光弼之兵射之人馬中矢者大半乃退小憩以俟步兵有村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晝夜行百七十里歷九門南逢壁度憩息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竝水潛行至逢壁賊方飯縱兵

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時常山九縣七附官軍惟九門槀城為賊所據光弼遣裨將張奉璋以兵五百戍石邑餘皆三百人戍之　上以吴王祗為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賈賁前至雍丘有衆二千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禄山逼真源令河東張巡使為長史西迎賊巡至真源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賁合初雍丘令令狐潮以縣降賊賊以

爲將使東擊淮陽救兵于襄邑破之俘百餘人拘於雍丘將殺之往見李庭望淮陽兵遂殺守者潮棄妻子走故賈賁得以其間入雍丘庚午潮引賊精兵攻雍丘賁出戰敗死張廵力戰却賊因兼領賁衆自稱吳王先鋒使三月乙卯潮復與賊將李懐仙楊朝宗謝元同等四萬餘衆奄至城下衆懼莫有固志廵曰賊兵精鋭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小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廵身

先士卒直衝賊陳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攻城設百礮環城樓堞皆盡巡於城上立木栅以拒之賊蟻附而登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時伺賊隙出兵擊之或夜縋斫營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　初戸部尚書安思順知祿山反謀因入朝奏之及祿山反上以思順先奏不之罪也哥舒翰素與之有隙使人詐為祿山遺思順書於關門擒之以獻

且數思順七罪請誅之丙辰思順及弟太僕卿元貞皆坐死家屬徙嶺外楊國忠不能救由是始畏郭子儀至朔方益選精兵戊午進軍于代　戊辰吳王祗擊謝元同走之拜陳留太守河南節度使　壬午以河東節度使李光弼爲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加顏眞卿河北采訪使眞卿以張澹爲支使先是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於眞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爲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南錢

帛於彼以贍北軍謂之天下北庫今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貯清河庫今有五十餘萬事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彊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為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眞卿曰平原兵新集尚未訓練自保恐不足何暇及鄰雖然借若諸子之請則將何為乎萼曰清河遣僕銜命於公者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以當寇也

亦欲觀大賢之明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為哉真卿竒之欲與之兵衆以為蕚年少輕慮徒分兵力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蕚就館復為書說真卿以為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為公西面之強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真卿問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為乎蕚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

十萬出嵎口討賊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祿山所署太守袁知泰納舊太守司馬垂使為西南主人分兵開嵎口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郡縣之未下者平原清河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錄事參軍李擇交及平原令范冬馥

将其兵會清河兵四千及博平兵千人軍于堂邑西南袁知泰遣其将白嗣恭等将二萬餘人来逆戰三郡兵力戰盡日魏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捕虜千餘人得馬千匹軍資甚衆知泰奔汲郡遂克魏郡軍聲大振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卿以書召之并力進明将步騎五千渡河真卿陳兵逆之相揖哭於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休養士馬真卿每事咨之由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矣真卿不以為嫌真卿以堂邑之功讓進

明進明奏其狀取捨任意敕加進明河北招討使擇交冬馥徵進資級清河博平有功者皆不録進明攻信都郡久之不克録事參軍長安第五琦勸進明厚以金帛募勇士遂克之　李光弼與史思明相守四十餘日思明絶常山糧道城中乏草馬食薦藉光弼以車五百乘之石邑取草將車者皆衣甲弩手千人衛之為方陳而行賊不能奪蔡希德引兵攻石邑張奉璋拒却之光弼遣使告急於郭子儀子儀引兵自井陘出夏四月壬辰

至常山與光弼合蕃漢步騎共十餘萬甲午子儀光弼
與史思明等戰於九門城南思明大敗中郎將渾瑊射
李立節殺之瑊釋之之子也思明收餘衆犇趙郡蔡希
德犇鉅鹿思明自趙郡如博陵時博陵已降官軍思明
盡殺郡官河朔之民苦賊殘暴所在屯結多至二萬人
少者萬人各為營以拒賊及郭李軍至爭出自效庚子
攻趙郡一日城降士卒多虜掠光弼坐城門收所獲悉
歸之民大悅子儀生擒四千人皆捨之斬祿山太守郭

獻璆光弼進圍博陵十日不拔引兵還博陽就食　安禄山使平盧節度使呂知誨誘安東副大都護馬靈詧殺之平盧遊奕使武陟劉客奴先鋒使董秦及安東將王玄志同謀討誅知誨遣使踰海與顔真卿相聞請取范陽以自效真卿遣判官賈載齎糧及戰士衣助之真卿時惟一子頗纔十餘歲使詣客奴為質朝廷聞之以客奴為平盧節度使賜名正臣玄志為安東副大都護董秦為平盧兵馬使　南陽節度使魯炅立栅於淯水

之南安祿山將武令珣畢思琛攻之五月丁巳炅衆潰
走保南陽賊就圍之太常卿張垍薦夷陵太守虢王巨
有勇略上徵吳王祗爲太僕卿以巨爲陳留譙郡太守
河南節度使兼統嶺南節度使何履光黔中節度使趙
國珍南陽節度使魯炅國珍本牂柯夷也戊辰巨引兵
自藍田出趣南陽賊聞之解圍走　令狐潮復引兵攻
雍丘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
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爲乎巡曰足下平

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慙而退　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選驍騎更挑戰三日至行唐賊疲乃退子儀乘之又敗之於沙河蔡希德至洛陽安祿山復使將步騎二萬人北就思明又使牛廷玠發范陽等郡兵萬餘人助思明合五萬餘人而同羅曳落河居五分之一子儀至恒陽思明隨至子儀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

倦矣可以出戰壬午戰于嘉山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墜馬露髻跣足步走至暮杖折鎗歸營犇于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漁陽路再絶賊往來者皆輕騎竊過多為官軍所獲將士家在漁陽者無不揺心祿山大懼召高尚嚴莊詬之曰汝數年教我反以為萬全今守潼關數月不能進北路已絶諸軍四合吾所有者止汴鄭數州而已萬全何在汝自今勿來見我尚莊懼數日不敢

見田乾真自闗下來為尚莊說禄山曰自古帝王經營大業皆有勝敗豈能一舉而成今四方軍壘雖多皆新募烏合之衆未更行陳豈能敵我薊北勁鋭之兵何足深憂尚莊皆佐命元勲陛下一旦絶之使諸將聞之誰不内懼若上下離心臣竊為陛下危之禄山喜曰阿浩汝能豁我心事即召尚莊置酒酣宴自為之歌以侑酒待之如初阿浩乾真小字也禄山議棄洛陽走歸范陽計未決是時天下以楊國忠驕縱召亂莫不切齒又禄

山起兵以誅國忠為名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翰不應思禮又請以三十騎劫取以來至潼關殺之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或說國忠今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乃奏潼關大軍雖盛而後無繼萬一失利京師可憂請選監牧小兒三千於苑中訓練上許之使劒南軍將李福德等領之又募萬人屯灞上令所親杜乾運將之名為禦賊實備翰也翰聞之亦恐為國忠所圖乃表請灞

上軍隸潼關六月癸未召杜乾運詣闕白事斬之國忠益懼會有告崔乾祐在陜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哥舒翰進兵復陜洛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今始為逆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以扼之利在堅守況賊殘虐失衆兵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上言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質

賊黨妻子以招之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弊之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己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留將失機會上以為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丙戌引兵出關己丑遇崔乾祐之軍於靈寶西原乾祐據險以待之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庚寅官軍與乾祐會戰乾祐伏兵於險翰與田良丘浮舟中流以觀軍勢見乾祐兵少趣諸軍使進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

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踈或密或前或却官軍望而笑之乾祐嚴精兵陳於其後兵既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為備須臾伏兵發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束槍槊不得用翰以氊車駕馬為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氊車之前縱火焚之煙焰所被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煙中聚弓弩而射之日暮矢盡乃知無

賊乾祐遣同羅精騎自南山過出官軍之後擊之官軍首尾駭亂不知所備於是大敗或棄甲竄匿山谷或相擠排入河溺死囂聲振天地賊乗勝蹙之後軍見前軍敗皆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瞬息間兩岸皆空翰獨與麾下百餘騎走自首陽山西渡河入關關外先爲三塹皆廣二丈深丈人馬墜其中須臾而滿餘衆踐之以度士卒得入關者纔八千餘人辛卯乾祐進攻潼關克之翰至關西驛揭牓收散卒欲復守潼關蕃將火拔歸仁

等以百餘騎圍驛入謂翰曰賊至矣請公上馬翰上馬出驛歸仁帥衆叩頭曰公以二十萬衆一戰棄之何面目復見天子且公不見高仙芝封常清乎請公東行翰不可欲下馬歸仁以縄縶其足於馬腹及諸將不從者皆執之以東會賊將田乾真已至遂降之俱送洛陽安禄山問翰曰汝常輕我今定何如翰伏地對曰臣肉眼不識聖人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常山李祗在東平魯炅在南陽陛下留臣使以尺書招之不日皆下矣禄山

大喜以翰爲司空同平章事謂火拔歸仁曰汝叛主不忠不義執而斬之翰以書招諸將皆復書責之禄山知無效乃囚諸苑中潼關既敗於是河東華陰馮翊上谷防禦使皆棄郡走所在守兵皆散是日翰麾下來告急上不時召見但遣李福德等將監牧兵赴潼關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懼壬辰召宰相謀之楊國忠自以身領劍南聞安禄山反即令副使崔圓陰具儲偫以備有急投之至是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癸巳國忠集百官於

朝堂惶遽流涕問以策略皆唯唯不對國忠曰人告祿
山反狀已十年上不之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過仗下
士民驚擾奔走不知所之市里蕭條國忠使韓虢入宮
勸上入蜀甲午百官朝者什無一二上御勤政樓下制
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以京兆尹魏方進為御史大
夫兼置頓使京兆少尹靈昌崔光遠為京兆尹充西京
留守將軍邊令誠掌宮闈管鑰託以劍南節度大使潁
王璬將赴鎮令本道設儲偫是日上移仗北內既夕命

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廄馬九百餘匹外人皆莫之知乙未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玄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上過左藏楊國忠請焚之曰無為賊守上愀然曰賊來不得必更斂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是日百官猶有入朝者至宮門猶聞漏聲三衛立仗儼然門既啓則宮人亂出中外擾攘不知上所之於是王公士民四

出逃竄山谷細民爭入宮禁及王公第舍盜取金寶或乘驢上殿又焚左藏大盈庫崔光遠邊令誠帥人救火又募人攝府縣官分守之殺十餘人乃稍定光遠遣其子東見祿山令誠亦以管鑰獻之上過便橋楊國忠使人焚橋上曰士庶各避賊求生柰何絕其路留內侍監高力士使撲滅乃來上遣宦者王洛卿前行告諭郡縣置頓食時至咸陽望賢宮洛卿與縣令俱逃中使徵召吏民莫有應者日向中上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

獻於是民爭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
須臾而盡猶未能飽上皆酬其直慰勞之衆皆哭上亦
掩泣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
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
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為此也
臣猶記宋璟為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
在廷之臣以言為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
皆不得而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

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許之乎上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俄而尚食舉御膳以至上命先賜從官然後食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期未時皆集而行夜將半乃至金城縣令亦逃縣民皆脫身走飲食器皿具在士卒得以自給時從者多逃內侍監袁思藝亦亡去驛中無燈人相枕藉而寢貴賤無以復辨王思禮自潼關至始知哥舒翰被擒以思禮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即令赴鎮收合散卒

以俟東討丙申至馬嵬驛將士飢疲皆憤怒陳玄禮以
禍由楊國忠欲誅之因東宮宦者李輔國以告太子太
子未決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
忠未及對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或射之中鞍國
忠走至西門內軍士追殺之屠割支體以槍揭其首於
驛門外并殺其子戶部侍郎暄及韓國秦國夫人御史
大夫魏方進曰汝曹何敢害宰相衆又殺之韋見素聞
亂而出為亂兵所撾腦血流地衆曰勿傷韋相公救之

得免軍士圍驛上聞諠譁問外何事左右以國忠反對
上杖屨出驛門慰勞軍士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
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
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之入門倚杖頫首而立久之京
兆司錄韋諤前言曰今衆怒難犯安危在晷刻願陛下
速決因叩頭流血上曰貴妃常居深宫安知國忠反謀
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
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

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輿尸寘驛庭召玄禮等視之玄禮等乃免冑釋甲頓首謝罪上慰勞之令曉諭軍士玄禮等皆呼萬歲再拜而出於是始整部伍為行計諤見素之子也國忠妻裴柔與其幼子晞及虢國夫人夫人子裴徽皆走至陳倉縣令薛景仙帥吏士追捕誅之丁酉上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人乃以韋諤為御史中丞充置頓使將士皆曰國忠謀反其將吏皆在蜀不可往或請之河隴或請之靈武或請之太

原或言還京師上意在入蜀慮違衆心竟不言所向韋諤曰還京當有禦賊之備今兵少未易東向不如且至扶風徐圖去就上詢于衆衆以為然乃從之及行父老皆遮道請留曰宮闕陛下家居陵寢陛下墳墓今捨此欲何之上為之按轡久之乃命太子於後宣慰父老父老因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為之主須臾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曰至尊遠冒險阻吾豈忍

朝夕離左右且吾尚未面辭當還白至尊更禀進止涕泣跋馬欲西建寧王倓與李輔國執鞚諫曰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絕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人情既離不可復合雖欲復至此其可得乎不如收西北守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宫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區區溫凊為兒女之戀乎廣

平王俶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俶馳白上上攬轡待太子久不至使人偵之還白狀上曰天也乃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廄馬從太子且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為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太子南向號泣而已又使送東宮內人於太子且宣旨欲傳位太子不受俶倓皆太子之子也　己亥上至岐山或言賊前鋒且至上遽過宿扶風郡士卒潛

懷去就往往流言不遜陳玄禮不能制上患之會成都
貢春綵十餘萬匹至扶風上命悉陳之於庭召將士入
臨軒諭之曰朕比來衰耄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
避其鋒知卿等皆倉猝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跋涉至
此勞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褊小人馬衆多
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
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綵以備資粮
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為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

下沾襟衆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貳上良久乃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　太子既留未知所適廣平王俶曰日漸晏此不可駐衆欲何之皆莫對建寧王倓曰殿下昔嘗為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啓倓略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衆皆敗降賊父兄子弟多在賊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無貳心賊入長安方虜掠未暇徇地乘此速往就之徐圖大舉此上策也衆皆曰善至渭濵遇潼關敗卒誤

與之戰死傷甚衆已乃收餘卒擇渭水淺處乘馬涉渡無馬者涕泣而返太子自奉天北上北至新平通夜馳三百餘里士卒器械失亡過半所存之衆不過數百新平太守薛羽棄郡走太子斬之是日至安定太守徐瑴亦走又斬之　辛丑上發扶風宿陳倉　太子至烏氏彭原太守李遵出迎獻衣及糗糧至彭原募士得數百人是日至平涼閱監牧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　壬寅上至散關分扈從將士為六軍使

潁王璬先行詣劒南壽王瑁等分將六軍以次之丙午上至河池郡崔圓奉表迎車駕具陳蜀土豐稔甲兵全盛上大悦即日以圓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蜀郡長史如故以隴西公瑀為漢中王梁州都督山南西道采訪防禦使瑀璡之弟也　王思禮至平涼聞河西諸胡亂還諸行在初河西諸胡部落聞其都護皆從哥舒翰沒於潼關故爭自立相攻擊而都護實從翰在北岸不死又不與火拔歸仁俱降賊上乃以河西兵馬使周泌為

河西節度使隴右兵馬使彭元耀為隴右節度使與都護思結進明等俱之鎮招其部落以思禮為行在都知兵馬使　戊申扶風民康景龍等自相帥擊賊所署宣慰使薛揔斬首二百餘級庚戌陳倉令薛景仙殺賊守將克扶風而守之　安禄山不意上遽西幸遣使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乃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以張通儒為西京留守崔光遠為京兆尹使安忠順將兵屯苑中以鎮關中孝哲為禄山所寵任尤用事常與嚴莊

爭權祿山使監關中諸將通儒等皆受制於孝哲孝哲豪侈果於殺戮賊黨畏之祿山命搜捕百官宦者宮女等每獲數百人輒以兵衛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以晩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垍等皆降於賊祿山以希烈垍為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於是賊勢大熾西脅汧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然賊將皆麤猛無遠略既克長安自以為得志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為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

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　李光弼圍博陵未下聞潼關不守解圍而南史思明踵其後光弼擊却之與郭子儀皆引兵入井陘留常山太守王俌將景城河間團練兵守常山平盧節度使劉正臣將襲范陽未至史思明引兵逆擊之正臣大敗棄妻子走士卒死者七千餘人初真卿聞河北節度使李光弼出井陘即斂軍還平原以待光弼之命聞郭李西入井陘真卿始復區處河北軍事太子至平涼數日朔方留後杜鴻漸六城

水陸運使魏少遊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金鹽池判官李涵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牋於太子且籍朔方士馬甲兵穀帛軍須之數以獻之涵至平涼太子大悅會河西司馬裴冕入為御史中丞至平涼見太子亦勸太子之朔方太子從之鴻漸暹之族子涵道之曾孫也鴻漸漪使少遊居後葺次舍庀資儲自迎太子於

平涼北境説太子曰朔方天下勁兵處也今吐蕃請和回紇内附四方郡縣大抵堅守拒賊以俟興復殿下今理兵靈武按轡長驅移檄四方收攬忠義則逆賊不足屠也少遊盛治宮室帷帳皆倣禁中飲膳備水陸秋七月辛酉太子至靈武悉命撤之　甲子上至普安憲部侍郎房琯來謁見上之發長安也羣臣多不知至咸陽謂高力士曰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均張垍父子受陛下恩最深且連戚里是必先來時論皆謂房琯宜

為相而陛下不用又祿山嘗薦之恐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琯至上問均兄弟對曰臣帥與偕來逗遛不進觀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日以琯為文部侍郎同平章事　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即皇帝位太子不許冕等言曰將士皆關中人日夜思歸所以崎嶇從殿下遠涉沙塞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離散不可復集願殿下勉徇衆心為社稷計牋五上太子乃許之是日肅宗即位於

靈武城南樓羣臣舞蹈上流涕歔欷尊玄宗曰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以杜鴻漸崔漪竝知中書舍人事裴冕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改關內采訪使爲節度使徙治安化以前蒲關防禦使呂崇賁爲之以陳倉令薛景仙爲扶風太守兼防禦使隴右節度使郭英乂爲天水太守兼防禦使時塞上精兵皆選入討賊惟餘老弱守邊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

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
始尊勉元懿之曾孫也旬日間歸附者漸衆　丁卯上
皇制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馬元帥領朔方河東河北平
盧節度都使南取長安洛陽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
子隴西郡司馬劉秩試守右庶子永王璘充山南東道
嶺南黔中江南西道節度都使以少府監竇紹為之傅
長沙太守李峴為都副大使盛王琦充廣陵大都督領
江南東路及淮南河南等路節度都使以前江陵都督

府長史劉彙爲之傳廣陵郡長史李成式爲都副大使

豐王珙充武威都督仍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路節

度都使以隴西太守濟陰鄧景山爲之傳充都副大使

應須士馬甲仗糧賜等並於當路自供其諸路本節度

使虢王巨等並依前充使其署置官屬及本路郡縣官

並任自簡擇署訖聞奏時璘珙皆不出閤惟璘赴鎮置

山南東道節度領襄陽等九郡升五府經略使爲嶺南

節度領南海等二十二郡升五溪經略使爲黔中節度

領黔中等諸郡分江南為東西二道東道領餘杭西道領豫章等諸郡先是四方聞潼關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彙秩之弟也　安禄山使孫孝哲殺霍國長公主及王妃駙馬等於崇仁坊刳其心以祭安慶宗凡楊國忠高力士之黨及禄山素所惡者皆殺之凡八十三人或以鐵棓揭其腦蓋流血滿街巳巳又殺皇孫及郡縣主二十餘人庚午上皇至巴西太守崔渙迎謁上皇與語悅之房琯復薦之即日拜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以韋見素為左相渙玄暐之孫也　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忠王遊忠王為太子泌已長上書言事玄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為布衣交太子常謂之先生楊國忠惡之奏徙蘄春後得歸隱居潁陽上自馬嵬北行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上欲以泌為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乃

止同羅突厥從安禄山反者屯長安苑中甲戌其酋長阿史那從禮帥五千騎竊廐馬二千匹逃歸朔方謀邀結諸胡盜據邊地上遣使宣慰之降者甚衆　賊遣兵寇扶風薛景仙擊却之　安禄山遣其將高嵩以敕書繒綵誘河隴將士大震關使郭英乂擒斬之　同羅突厥之逃歸也長安大擾官吏竄匿獄囚自出京兆尹崔光遠以爲賊且遁矣遣吏卒守孫孝哲宅孝哲以狀白禄山光遠乃與長安令蘇震帥府縣官千餘人來奔已

卯至靈武上以先遠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使之渭北招集吏民以震為中丞震瓌之孫也祿山以田乾真為京兆尹侍御史吕諲右拾遺楊綰奉天令安平崔器相繼詣靈武以諲器為御史中丞綰為起居舍人知制誥上命河西節度副使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嗣業與節度使梁宰謀且緩師以觀變綏德府折衝段秀實讓嗣業曰豈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者乎特進常自謂大丈夫今日視之乃兒女子耳嗣業大慙即白宰

如數發兵以秀實自副將之詣行在上又徵兵於安西行軍司馬李栖筠發精兵七千人勵以忠義而遣之救攺扶風為鳳翔郡　庚辰上皇至成都從官及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　令狐潮圍張廵於雍丘相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玄宗已幸蜀復以書招廵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白廵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廵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廵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

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
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其藁人得矢數十萬其後復
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
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慙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
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
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遥謂巡曰向見雷將
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
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

賊乃夜遁收兵入陳留不敢復出頃之賊步騎七千餘衆屯白沙渦巡夜襲擊大破之還至桃陵遇賊救兵四百餘人悉擒之分別其衆嬀檀及胡兵悉斬之滎陽陳留脅從兵皆散令歸業旬日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戶

河北諸郡猶為唐守常山太守王俌欲降賊諸將怒因擊毬縱馬踐殺之時信都太守烏承恩麾下有朔方兵三千人諸將遣使者宗仙運帥父老詣信都迎承恩鎮常山承恩辭以無詔命仙運說承恩曰常山地控燕

薊路通河洛有井陘之險足以扼其咽喉頃屬車駕南
遷李大夫收軍退守晉陽王太守權統後軍欲舉城降
賊衆心不從身首異處大將軍兵精氣肅遠近莫敵若
以家國為念移據常山與大夫首尾相應則洪勳盛烈
孰與為比若疑而不行又不設備常山既陷信都豈能
獨全承恩不從仙運又曰將軍不納鄙夫之言必懼兵
少故也今人不聊生咸思報國競相結聚屯據鄉村若
懸賞招之不旬日十萬可致與朔方甲士三千餘人相

參用之足成王事若捨要害以授人居四通而自安譬如倒持劒戟取敗之道也承恩竟疑不決承恩玭之族兄也是月史思明蔡希德將兵萬人南攻九門旬日九門偽降伏甲於城上思明登城伏兵攻之思明墜城鹿角傷其左脅夜犇博陵　顏真卿以蠟丸達表於靈武以真卿為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依前河北招討采訪處置使并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真卿頒下河北諸郡又遣人頒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於靈

武徇國之心益堅矣　郭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八月壬午朔以子儀為武部尚書靈武長史以李光弼為戶部尚書北都留守並同平章事餘如故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赴太原先是河東節度使王承業軍政不脩朝廷遣侍御史崔衆交其兵尋遣中使誅之衆侮易承業光弼素不平至是敕交兵於光弼衆見光弼不為禮又不時交兵光弼怒收斬之軍中股栗　史思明再攻九門辛卯

克之所殺數千人引兵東圍纂城　李庭望將蕃漢二萬餘人東襲寧陵襄邑夜去雍丘城三十里置營張廵帥短兵三千掩襲大破之殺獲太半庭望收軍夜遁癸巳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丁酉制自今改制敕為誥表疏稱太上皇四海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乙亥上皇臨軒命韋見素房琯崔渙奉傳國寶玉册詣靈武傳位　辛丑史思明陷纂城　初上皇每酺宴先

設大常雅樂坐部立部繼以鼓吹胡樂教坊府縣散樂雜戲又以山車陸船載樂往来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馬百匹銜盃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安禄山見而悅之既克長安命搜捕樂工運載樂器舞衣驅舞馬犀象皆詣洛陽

臣光曰聖人以道德為麗仁義為樂故雖茅茨土階惡衣菲食不恥其陋惟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費財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後患殫耳目之玩窮聲技之巧自謂帝王

富貴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後無以踰非徒娛已亦以誇人豈知大盜在旁已有窺窬之心卒致鑾輿播越生民塗炭乃知人君崇華靡以示人適足為大盜之招也

禄山宴其羣臣於凝碧池盛奏衆樂梨園弟子往往歔欷泣下賊皆露刃睨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禄山怒縛於試馬殿前支解之禄山聞嚮日百姓乘亂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財盡掠之又令府縣推按銖兩之物無不窮治

連引搜捕支蔓無窮民間騷然益思唐室自上離馬嵬北行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長安民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為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遥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絶賊不能制其始自京畿鄜坊至于岐隴皆附之至是四門之外率為敵壘賊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過武功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

無難皆薛景仙之功也　九月壬子史思明圍趙郡丙辰拔之引兵圍常山旬日城陷殺數千人　建寧王倓性英果有才略從上自馬嵬北行兵衆寡弱屢逢寇盜倓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上或過時未食倓悲泣不自勝軍中皆屬目向之上欲以倓為天下兵馬元帥使統諸將東征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為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為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

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為儲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上乃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屬焉俶聞之謝泌曰此固俶之心也上與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絶羣疑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謝上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

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髙志泌乃受之置元帥府於禁中俶入則泌在府泌入俶亦如之泌又言於上曰諸將畏憚天威在陛下前敷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懐萬一小差為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臣與廣平從容奏聞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上許之時軍旅務繁四方奏報自昏至曉無虛刻上悉使送府泌先開視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隔門通進餘則待明禁門鑰契悉委俶與泌掌之　上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

勢以幽王守禮之子承寀爲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於回紇以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從安西兵入援李泌勸上且幸彭原俟西北兵將至進幸扶風以應之於時庸調亦集可以贍軍上從之戊辰發靈武　內侍邊令誠復自賊中逃歸上斬之

丙子上至順化韋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册上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攝百官豈敢乘危遽爲傳襲羣臣固請上不許寘寶册於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

禮上以韋見素本附楊國忠意薄之素聞房琯名虛心待之琯見上言時事辭情慷慨上為之改容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琯琯亦以天下為已任知無不為專決於胷臆諸相拱手避之 上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甫欲敕諸將克長安發其冢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柰何讎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弘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 上不悦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當是時朕不保朝夕朕之全特

天幸耳林甫亦惡卿但未及害卿而死耳柰何矜之對曰臣豈不知所以言者上皇有天下向五十年太平娛樂一朝失意遠處巴蜀南方地惡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敕意必以為用韋妃之故內慙不懌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言未畢上流涕被面降階仰天拜曰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遂抱泌頸泣不已　冬十月上發順化癸未至彭原　第五琦見上於彭原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泝江漢而上

至洋川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尋加琦山南等五道度支使琦作榷鹽法用以饒　房琯上䟽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琯請自選參佐以御史中丞鄧景山為副戸部侍郎李揖為行軍司馬給事中劉秩為參謀既行又令兵部尚書王思禮副之琯悉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琯謂人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敵我劉秩琯分為三軍使裨將楊希文將

南軍自宜壽入劉貴哲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光進光弼之弟也　甲申令狐潮王福德復將步騎萬餘攻雍丘張巡出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賊遁去　房琯以中軍北軍為前鋒庚子至便橋辛丑二軍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琯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癸卯琯自以南軍戰又敗楊希文劉貴哲皆降於

賊上聞琯敗大怒李泌為之營救上乃宥之待琯如初

敦煌王承寀至回紇牙帳回紇可汗以女妻之遣其貴臣與承寀及僕固懷恩偕來見上於彭原上厚禮其使者而歸之

尹子奇圍河間四十餘日不下史思明引兵會之顔真卿遣其將和琳將萬一千人救河間思明逆擊擒之遂陷河間執李奐送洛陽殺之又陷景城太守李暐赴湛水死思明使兩騎齎尺書以招樂安即時舉郡降又使其將康没野波將先鋒攻平原兵未至

顏真卿知力不敵壬寅棄郡渡河南走思明即以平原兵攻清河博平皆陷之思明引兵圍烏承恩於信都承恩以城降親導思明入城交兵馬倉庫馬三千匹兵五萬人思明送承恩詣洛陽禄山復其官爵饒陽裨將束鹿張興力舉千鈞性復明辯賊攻饒陽彌年不能下及諸郡皆陷思明并力圍之外救俱絶太守李系窘迫赴火死城遂陷思明擒興立於馬前謂曰將軍真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曰興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

人耳願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禄山恩如父子羣臣莫及不知報德乃興兵指闕塗炭生人大丈夫不能翦除凶逆乃北面為之臣乎僕有短策足下能聽之乎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鷰巢于幕豈能久安何如乘間取賊轉禍為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命張於木上鋸殺之詈不絶口以至於死賊若破一城城中人衣服財賄婦人皆為所掠男子壯者使之負擔羸病老幼皆以刀槊戲殺之禄山初以卒三千

人授思明使定河北至是河北皆下之郡置防兵三千雜以胡兵鎮之思明還博陵尹子竒將五千騎渡河略北海欲南取江淮會回紇可汗遣其臣葛邏支將兵入援先以二千騎奄至范陽城下子竒聞之遽引兵歸

十一月令狐潮帥衆萬餘營雍丘城北張廵邀擊大破之賊遂走　十二月安禄山遣兵攻頴川城中兵少無蓄積太守薛愿長史龎堅悉力拒守繞城百里廬舍林木皆盡朞年救兵不至禄山使阿史那承慶益兵

攻之晝夜死鬭十五日城陷執愿堅送洛陽祿山縛於洛濱木上凍殺之　上問李泌今敵彊如此何時可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今獨虜將或為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

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其四將也從禄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徵之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来數千里疲於犇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獘不攻城不遏路来春復命建寧為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

上悅　令狐潮李庭望攻雍丘數月不下乃置杞州築城於雍丘之北以絶其糧援賊常數萬人而張巡衆才千餘每戰輒克河南節度使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使是月魯東平濟陰陷于賊賊將楊朝宗帥馬步十萬將襲寧陵斷巡後巡遂拔雍丘東守寧陵以拒之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楊朝宗至寧陵城西北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流尸塞汴而下賊收兵夜遁敕以巡為河南節度副使巡以將士有功

遣使詣虢王巨請空名告身及賜物巨唯與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移書責巨巨竟不應

二載春正月安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至是不復睹物又病疽性益躁暴左右使令小不如意動加箠撻或時殺之既稱帝深居禁中大將希得見其面皆因嚴莊白事莊雖貴用事亦不免箠撻閹豎李豬兒被撻尤多左右人不自保祿山嬖妾段氏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爲後慶緒常懼死不知所出莊謂慶緒曰事有不得已

者時不可失慶緒曰兄有所為敢不敬從又謂豬兒曰汝前後受撻寧有數乎不行大事死無日矣豬兒亦許諾莊與慶緒夜持兵立帳外豬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左右懼不敢動祿山捫枕旁刀不獲撼帳竿曰必家賊也腸已流出數斗遂死掘牀下深數尺以氊裹其屍埋之誡宫中不得泄乙卯旦莊宣言於外云祿山疾亟立晉王慶緒為太子尋即帝位尊祿山為太上皇然後發喪慶緒性昏懦言辭無序莊恐衆不服不令見人

慶緒日縱酒爲樂兄事莊以爲御史大夫馮翊王事無大小皆取決焉厚加諸將官爵以悅其心　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太行髙秀巖自大同牛廷玠自范陽引兵共十萬寇太原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團練烏合之衆不滿萬人思明以爲太原指掌可取既得之當遂長驅取朔方河隴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墼數十

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增壘於内壞
輒補之思明使人取攻具於山東以胡兵三千衛送之
至廣陽别將慕容溢張奉璋邀擊盡殺之思明圍太原
月餘不下乃選驍鋭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潜
趣其南攻東則趣西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
寇所不至警邏未嘗少懈賊不得入光弼購募軍中苟
有小技皆取之隨能使之人盡其用得安邊軍錢工三
善穿地道賊於城下仰而侮詈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

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為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為地道以迎之近城者陷賊初逼城急光弼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輙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圍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賊喜不為備光弼使穿地道周賊營中搘之以木至期光弼勒兵在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

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　安慶緒以尹子奇為汴州刺
史河南節度使甲戌子奇以歸檀及同羅奚兵十三萬
趣睢陽許遠告急于張廵廵自寧陵引兵入睢陽廵有
兵三千人與遠兵合六千八百人賊悉衆逼城廵督勵
將士晝夜苦戰或一日至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
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衆氣自倍遠謂廵曰遠懦不習
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請公為遠戰自是之後遠
但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鬬籌畫一出於廵

賊遂夜遁去　郭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扼賊要衝得河東則兩京可圖時賊將崔乾祐守河東丁丑子儀潛遣人入河東與唐官陷賊者謀俟官軍至爲内應

二月戊子上至鳳翔　郭子儀自洛交引兵趣河東分兵取馮翊已丑夜河東司户韓旻等翻河東城迎官軍殺賊近千人崔乾祐踰城得免發城北兵攻城且拒官軍子儀擊破之乾祐走子儀追擊之斬首四千級捕虜五千人乾祐至安邑安邑人開門納之半入閉門擊

之盡殪乾祐未入自白逕嶺亡去遂平河東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洋川漢中上自散關通表成都信使絡驛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絶西師憩息既定李泌請遣安西及西域之衆如前策並塞東北自歸檀南取范陽上曰今大衆已集庸調亦至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以此衆直取兩京必得之然賊必再彊我必又困非久安

之策上曰何也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春氣已深賊收其餘衆遁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困而思歸不可留也賊休兵秣馬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絶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　關內節度使王思禮軍武功兵馬使郭英乂軍東原王難得軍西原丁酉安守

忠等寇武功郭英乂戰不利矢貫其頤而走王難得望之不救亦走思禮退軍扶風賊遊兵至大和關去鳳翔五十餘里鳳翔大駭戒嚴　李光弼將敢死士出擊蔡希德大破之斬首七萬餘級希德遁去　安慶緒以史思明為范陽節度使兼領恒陽軍事封嬀川王以牛廷玠領安陽軍事張忠志為常山太守兼團練使鎮井陘口餘各令歸舊任募兵以禦官軍先是安祿山得兩京珍貨悉輸范陽思明擁彊兵據富資益驕橫浸不用慶

緒之命慶緒遂不能制　庚子郭子儀遣其子旰及兵馬使李韶先大將軍王祚濟河擊潼關破之斬首五百級安慶緒遣兵救潼關郭旰等大敗死者萬餘人李韶先王祚戰死僕固懷恩抱馬首浮渡渭水退保河東上皇思張九齡之先見為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　尹子奇復引大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命膏草野而賞不酬勲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遂椎牛大饗

士卒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廵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陳賊乃大潰斬將三十餘人殺士卒三千餘人逐之數十里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廵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不輟　辛未安守忠將騎二萬寇河東郭子儀擊走之斬首八千級捕虜五千人　夏四月上以郭子儀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使將兵赴鳳翔庚寅李歸仁以鐵騎五千邀之於三原北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王仲昇渾釋之李若幽等伏兵擊之於白渠

留運橋殺傷畧盡歸仁游水而逸若幽神通之玄孫也

子儀與王思禮軍合於西渭橋進屯潏西安守忠李歸

仁軍於京城西清渠相守七日官軍不進五月癸丑守

忠僞遁子儀悉師逐之賊以驍騎九千為長蛇陳官軍

擊之首尾為兩翼夾擊官軍官軍大潰判官韓液監軍

孫知古皆為賊所擒軍資器械盡棄之子儀退保武功

中外戒嚴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

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

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童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守南陽賊將武令珣田承嗣相繼攻之城中食盡一鼠直錢數百餓死者相枕藉上遣宦官將軍曹日昇往宣慰圍急不得入日昇

請單騎入致命襄陽太守魏仲犀不許會顏真卿自河北至曰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為沮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偕往賊畏其鋭不敢逼城中自謂望絶及見日昇大喜日昇復為之至襄陽取糧以千人運糧而入賊不能過炅在圍中凡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壬戌夜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而出犇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能克而還時賊欲南侵江漢賴炅拒其衝要南夏得全

司空郭子儀詣闕請自貶甲子以子儀為左僕射　尹子奇益兵圍睢陽益急張廵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廵乃寢兵絶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廵與將軍南霽雲郎將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至子奇麾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廵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剡蒿為矢中者喜謂廵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喪其左目幾獲之子

奇乃收軍退還　六月癸未田乾真圍安邑會陜郡

賊將楊務欽密謀歸國河東太守馬承光以兵應之務

欽殺城中諸將不同己者𨺗城來降乾真解安邑遁去

秋七月河南節度使賀蘭進明克高密琅邪殺賊

二萬餘人壬子尹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先是許遠

於城中積糧至六萬石虢王巨以其半給濮陽濟陰二

郡遠固争之不能得既而濟陰得糧遂以城叛而睢陽

城至是食盡將士人廪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爲食

而賊糧運通兵敗復徵睢陽將士死不加益諸軍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飢病不堪鬬遂為賊所圍張巡乃修守具以拒之賊為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於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於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其梯中折梯上卒盡燒死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棚閣鉤之所及莫不崩陊巡以大木末置連

鏁鏁末置大鐶搨其鉤頭以革車拔之入城截其鉤頭而縱車令去賊又造木驢攻城廵鎔金汁灌之應投銷鑠賊又於城西北隅以土囊積柴為磴道欲登城廵不與爭利每夜潛以松明乾蒿投之於中積十餘日賊不之覺因出軍大戰使人順風持火焚之賊不能救經二十餘日火方滅廵之所為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柵以守廵廵亦於其內作壕以拒之　丁巳賊將安武臣攻陜郡楊務欽戰死

賊遂屠陝　以張鎬兼河南節度采訪等使代賀蘭進明　八月靈昌太守許叔冀為賊所圍救兵不至拔其衆犇彭城　睢陽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張廵許遠分地而守之廵守東北遠守西南與士卒同食茶紙不復下城賊士攻城者廵以逆順說之往往棄賊來降為廵死戰前後二百餘人是時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廵乃令南霽雲將三十騎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霽雲出城賊

衆數萬遮之霽雲直衝其衆左右馳射賊衆披靡止亡兩騎既至臨淮見進明進明曰今日睢陽不知存亡兵去何益霽雲曰睢陽若陷霽雲請以死謝大夫且睢陽既拔即及臨淮譬如皮毛相依安得不救進明愛霽雲勇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泣且語曰霽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彊兵觀睢陽陷沒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

明日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
座中往往為泣下霽雲察進明終無出師意遂去至寧
陵與城使廉坦同將步騎三千人閏月戊申夜冒圍且
戰且行至城下大戰壞賊營死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
城中將吏知無救皆慟哭賊知援絶圍之益急初房琯
為相惡賀蘭進明以為河南節度使以許叔冀為進明
都知兵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自恃麾下精鋭且官
與進明等不受其節制故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

功名亦懼爲叔冀所襲也　戊辰上勞饗諸將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　辛未御史大夫崔光遠破賊於駱谷光遠行軍司馬王伯倫判官李椿將二千人攻中渭橋殺賊守橋者千人乘勝至苑門賊有先屯武功者聞之犇歸遇於苑北合戰殺伯倫擒椿送洛陽然自是賊不復屯武功矣賊屢攻上黨常爲節度使程千里所敗蔡希德復引兵圍上黨　九月丁丑希德以輕騎至城下

挑戰千里帥百騎開門突出欲擒之會救至千里收騎退還橋壞墜塹中反為希德所擒仰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天也歸語諸將善為守備寧失帥不可失城希德攻城竟不克送千里於洛陽安慶緒以為特進囚之客省

郭子儀以回紇兵精勸上益徵其兵以擊賊懐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及將軍帝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上引見葉護宴勞賜賚惟其所欲丁亥元帥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號二

十萬發鳳翔僕固懷恩見葉護約為兄弟葉護大喜謂懷恩為兄

回紇至扶風郭子儀留宴三日葉護曰國家有急遠來

相助何以食為宴畢即行日給其軍羊二百口牛二十

頭米四十斛庚子諸軍俱發壬寅至長安城西陳於香

積寺北灃水之東李嗣業為前軍郭子儀為中軍王思

禮為後軍賊衆十萬陳於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

之逼於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却為賊所乘軍中驚亂賊

爭趣輜重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孑遺矣乃

肉袒執長刀立於陳前大呼奮擊當其刀者人馬俱碎殺數十人陳乃稍定於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都知兵馬使王難得救其裨將賊射之中眉皮垂鄣目難得自拔箭掣去其皮血流被面前戰不已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朔方左廂兵馬使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之翦滅殆盡賊由是氣索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及酉斬首六萬級填溝壍死者甚衆賊遂大

潰餘衆走入城追夜囂聲不止僕固懷恩言於廣平王俶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二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旦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賊之驍將驟勝而敗此天賜我也柰何縱之使復得衆還爲我患悔之無及戰尚神速何明旦也俶固止之使還營懷恩固請往而復反一夕四五起遲明諜至守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真等皆已逭矣癸卯大軍入西京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

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跪捧王足曰當為殿下徑往東京即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滻水之東百姓軍士回紇見俶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真華夷之主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俶整衆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俶留長安鎮撫三日引大軍東出以太子少

傳號王巨為西京留守甲辰捷書至鳳翔百寮入賀上涕泗交頤即日遣中使啖庭瑶入蜀奏上皇命左僕射裴冕入京師告郊廟及宣慰百姓上以駿馬召李泌於長安既至上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泌曰表可追乎上曰已遠矣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為之奈何泌曰今請更為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

泌草表上讀之泣曰朕始以至誠願歸萬機今聞先生之言乃寤其失立命中使奉表入蜀　郭子儀引蕃漢兵追賊至潼關斬首五千級克華陰弘農二郡關東獻俘百餘人敕皆斬之監察御史李勉言於上曰今元惡未除為賊所汚者半天下聞陛下龍興咸思洗心以承聖化今悉誅之是驅之使從賊也上遽使赦之

冬十月丁未咲庭瑤至蜀　壬子興平軍奏破賊於武關克上洛郡　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

東走張巡許遠謀以為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我衆饑羸走必不遠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況密邇羣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既盡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癸丑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

遠俱被執尹子奇問廵曰聞君每戰眥裂齒碎何也廵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其口視之所餘纔三四子奇義其所爲欲活之其徒曰彼守節者也終不爲吾用且得士心存之將爲後患乃幷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斬之廵且死顔色不亂揚揚如常生致許遠於洛陽廵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廵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幾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廵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

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
雲合鳥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機應猝在
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
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
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自興兵器械甲仗皆取之
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將士或退散巡立於戰所謂將士
曰我不離此汝爲我還決之將士莫敢不還死戰卒破
敵又推誠待人無所疑隱臨敵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

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檄浙東浙西淮南北海諸節度及譙郡太守閭丘曉使共救之曉素傲很不受鎬命比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鎬召曉杖殺之 張通儒等收餘衆走保陜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使其御史大夫嚴莊將之就通儒以拒官軍幷舊兵步騎猶十五萬己未廣平王俶至曲沃回紇葉護使其將軍鼻施吐撥裴羅等引軍旁南山搜伏因駐軍嶺北郭子儀等與賊遇於新店賊依

山而陳子儀等初與之戰不利賊逐之下山回紇自南山襲其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僵尸蔽野嚴莊張通儒等棄陝東走廣平王俶郭子儀入陝城僕固懷恩等分道追之嚴莊先入洛陽告安慶緒庚申夜慶緒帥其黨自苑門出走河北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餘人而去許遠死於偃師壬戌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

乃止　成都使還上皇誥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來矣上憂懼不知所為數日後使者至言上皇初得上請歸東宮表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誥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　癸亥上發鳳翔遣太子太師韋見素入蜀奉迎上皇　乙丑郭子儀遣左兵馬使張用濟右武鋒使渾釋之將兵取河陽及河内嚴莊來降陳留人殺尹子奇舉郡降田承嗣圍來瑱於潁川亦遣使來降郭子儀

應之綏承嗣復叛與武令珣皆走河北制以瑱爲淮南節度使　丙寅上至望賢宮得東京捷奏丁卯上入西京百姓出國門奉迎二十里不絶舞躍呼萬歲有泣者上入居大明宮御史中丞崔器令百官受賊官爵者皆脫巾徒跣立於含元殿前搏膺頓首請罪環之以兵使百官臨視之太廟爲賊所焚上素服向廟哭三日是日上皇發蜀郡　安慶緒走保鄴郡改鄴郡爲安成府改元天成從騎不過三百步卒不過千人諸將阿史

那承慶等散投常山趙郡范陽旬日間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帥所部兵歸之又召募河北諸郡人衆至六萬軍聲復振　廣平王俶之入東京也百官受安禄山父子官者陳希烈等三百餘人皆素服悲泣請罪俶以上旨釋之尋勒赴西京已巳崔器令詣朝堂請罪如西京百官之儀然後收繫大理京兆獄其府縣所由祗承人等受賊驅使追捕者皆繫之初汲郡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安禄山為采訪使

奏掌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舁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一人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刀希德以實病白祿山後安慶緒亦使人彊舁至東京月餘會廣平王俶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俶遣詣京師上命館之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媿其心以濟為祕書郎國子司業蘇源明稱病不受祿山官上擢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壬申上御丹鳳樓下制士庶受賊官祿為賊用者令三司條件聞奏其因戰被虜或所居密近因

與賊往來者皆聽自首除罪其子女為賊所污者勿問

癸酉回紇葉護自東京還上命百官迎之於長樂驛上與宴於宣政殿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其兵於沙苑自歸取馬還為陛下掃除范陽餘孽上賜而遣之

十一月廣平王俶郭子儀來自東京上勞子儀曰吾之家國由卿再造張鎬帥魯炅來瑱吴王祗李嗣業李奐五節度狥河南河東郡縣皆下之惟能元晧據北海高秀巖據大同未下

己丑以回紇葉護為司空忠義王

歲遺回紇絹二萬匹使就朔方軍受之　上之在彭原也更以栗爲九廟主庚寅朝享於長樂殿　丙申上皇至鳳翔從兵六百餘人上皇命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十二月丙午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上釋黃袍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撫上而泣上捧上皇足嗚咽不自勝上皇索黃袍自爲上著之上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

也上不得已受之父老在仗外歡呼且拜上令開仗縱千餘人入謁上皇曰臣等今日復睹二聖相見死無恨矣上皇不肯居正殿曰此天子之位也上固請自扶上皇登殿尚食進食上品嘗而薦之丁未將發行宮上親為上皇習馬而進之上皇上馬上親執鞚行數步上皇止之上乗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為天子五十年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左右皆呼萬歲上皇自開遠門入大明宮御含元殿慰撫百官乃詣長

樂殿謝九廟主慟哭久之即日幸興慶宮遂居之上累
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　戊午上御丹鳳樓赦
天下惟與安祿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鉷楊國忠子孫不
在免例立廣平王俶爲楚王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
空自餘蜀郡靈武扈從立功之臣皆進階爵加食邑有
差李憕盧弈顔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廵張介然蔣清龎
堅等皆加追贈官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二載郡縣來
載租庸三分蠲一近所改郡名官名一依故事以蜀郡

為南京鳳翔為西京西京為中京以張良娣為淑妃立皇子南陽王係為趙王新城王僅為彭王潁川王僴為兖王東陽王侹為涇王僙為襄王倕為杞王偲為召王佋為興王侗為定王議者或罪張廵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為之作傳表上之以為廵以寡擊衆以弱制彊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師至而廵死廵之功大矣而議者或罪廵以食人愚廵以守死善遏惡揚録瑕棄功臣竊痛之廵所以固守者以待諸

軍之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人乖其素志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之衆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況非其素志乎今巡死大難不覩休明唯其令名是其榮禄若不時紀録恐遠而不傳使巡生死不遇誠可悲焉臣敬撰傳一卷獻上乙編列史官衆議由是始息是後救令無不及李憕等而程千里獨以生執賊庭不沾褒贈　甲子上皇御宣政殿以傳國寶授上上始涕泣而受之　安慶緒之北走也其大將

北平王李歸仁及精兵曳落河同羅六州胡數萬人皆潰歸范陽所過俘掠人物無遺史思明厚爲之備且遣使逆招之范陽境曳落河六州胡皆降同羅不從思明縱兵擊之同羅大敗悉奪其所掠餘衆走歸其國慶緒忌思明之彊遣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往徵兵因密圖之判官耿仁智說思明曰大夫崇重人莫敢言仁智願一言而死思明曰何也仁智曰大夫所以盡力於安氏者迫於凶威耳今唐室中興天子仁聖大夫誠帥所部歸

之此轉禍為福之計也裨將烏承玼亦說思明曰今唐室再造慶緒葉上露耳大夫柰何與之俱亡若歸款朝廷以自湔洗易於反掌耳思明以為然承慶守忠以五千勁騎自隨至范陽思明悉衆數萬迎之相距一里所使人謂承慶等曰相公及王遠至將士不勝其喜然邊兵怯懦懼相公之衆不敢進願弛弓以安之承慶等從之思明引承慶等入內廳樂飲別遣人收其甲兵諸郡兵皆給糧縱遣之願留者厚賜分

隸諸營明日因承慶等遣其將竇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幷帥其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亦以所部來降乙丑子昂至京師上大喜以思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子七人皆除顯官遣内侍李思敬與烏承恩往宣慰使將所部兵討慶緒先是慶緒以張忠志為常山太守思明召忠志還范陽以其將薛萼攝恒州刺史開井陘路招趙郡太守陸濟降之命其子朝義將兵五千人攝冀州刺史以其將令狐

彰為博州刺史烏承恩所至宣布詔旨滄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雖相州未下河北率為唐有矣　郭子儀還東都經營河北　崔器呂諲上言諸陷賊官背國從偽准律皆應處死上欲從之李峴以為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勳舊子孫今一槩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羣臣陷賊者尚多若寬之足開自新之路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謹罷守文不達大體惟陛下圖之爭之累日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壬申斬達奚珣等十八人於城西南獨柳樹下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於大理寺應受杖者於京兆府門上欲免張均張垍死上皇曰均垍事賊皆任權要均仍為賊毀吾家事罪不可赦上叩頭再拜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臣不能活均垍使死者有知何面目見說於九原因俯伏流涕上皇命

左右扶上起曰張垍為汝長流嶺表張均必不可活汝更勿救上泣而從命安祿山所署河南尹張萬頃獨以在賊中能保庇百姓不坐頃之有自賊中來降者言唐羣臣從安慶緒在鄴者聞廣平王赦陳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上甚悔之

臣光曰為人臣者策名委質有死無貳希烈等或貴為卿相或親連肺腑於承平之日無一言以規人主

之失救社稷之危迎合取容以竊富貴及四海橫潰乘輿播越偷生苟免顧戀妻子媚賊稱臣爲之陳力此乃屠酤之所羞犬馬之不如儻更全其首領復其官爵是謟諛之臣無往而不得計也彼顏杲卿張巡之徒世治則擯斥外方沉抑下僚世亂則委棄孤城齏粉寇手何爲善者之不幸而爲惡者之幸朝廷待忠義之薄而保姦邪之厚邪至於微賤之臣巡徼之隸謀議不預號令不及朝聞親征之詔夕失警蹕之

所乃復責其不能扈從不亦難哉六等議刑斯亦可矣又何悔焉

安史之亂三

乾元元年官軍既克京城宗廟之器及府庫資財多散在民間遣使檢括頗有煩擾正月乙酉敕盡停之乃命京兆尹李峴安撫坊市　二月丁未上御明鳳門赦天下改元盡免百姓今載租庸復以載為年　安慶緒所署北海節度使能元皓舉所部來降以為鴻臚卿充河

北招討使　庚午以安東副大都護王玄志為營州刺史充平盧節度使　安慶緒之北走也其平原太守王暕清河太守宇文寛皆殺其使者来降慶緒使其將蔡希德安太清攻拔之生擒以歸乃於鄴市凡有謀歸者皆誅及種族乃至部曲州縣官屬連坐死者甚衆又與其羣臣歃血盟於鄴南而人心益離慶緒聞李嗣業在河内夏四月與蔡希德崔乾祐將步騎二萬涉沁水攻之不勝而還　辛卯新主入太廟上享太廟　張鎬性

簡潞不事中要聞史思明請降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力彊則衆附勢奪則人離彼雖人面心如野獸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猾多詐臨難必變請徵入宿衛時上已寵納思明會中使自范陽及白馬來皆言思明叔冀忠懇可信上以鎬為不切事機五月罷為荆州防禦使以禮部尚書崔光遠為河南節度使　贈故常山太守顔杲卿太子太保謚曰忠節以其子威明為太僕丞杲卿之死也楊國忠用張

通幽之譖竟無褒贈上在鳳翔顏真卿爲御史大夫泣訴於上上乃出通幽爲普安太守具奏其狀於上皇上皇杖殺通幽杲卿子泉明爲王承業所留因寓居壽陽爲史思明所虜裹以牛革送於范陽會安慶緒初立有赦得免思明降乃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袁履謙尸棺斂以歸杲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真卿時爲蒲州刺史使泉明往求之泉明號泣求訪哀感路人久乃得之泉明詣親故乞索隨所得多少贖

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姑女爲賊所掠泉明有錢二百緡欲贖已女聞其姑慭悴先贖姑女比更得錢求其女已失所在遇羣從姊妹及父時將吏袁履謙等妻子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五十餘家三百餘口均減資糧一如親戚至蒲州真卿悉加贍給久之隨其所適而資送之袁履謙妻疑履謙衣衾儉薄發棺視之與杲卿無異乃始慙服　六月戊午敕兩京陷賊官三司推究未畢者皆釋之已貶降者續處分　初史思明以列將事平盧

軍使烏知義知義善待之知義子承恩為信都太守以郡降思明思明思舊恩而全之及安慶緒敗承恩說思明降唐李光弼以思明終當叛亂而承恩為思明所親信陰使圖之又勸上以承恩為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上從之承恩多以私財募部曲又數衣婦人服詣諸將營說誘之諸將以白思明思明疑未察會承恩入京師上使內侍李思敬與之俱至范陽宣慰承恩既宣旨思明留承恩館於府中帷其牀

伏二人於牀下承恩少子在范陽思明使省其父夜中承恩密謂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當以吾為節度使二人於牀下大呼而出思明乃執承恩索其裝囊得鐵券及光弼牒牒云承慶事成則付鐵券不然不可付也又得簿書數百紙皆先從思明反者將士名思明責之曰我何負於汝而為此承恩謝曰死罪此皆李光弼之謀也思明乃集將佐吏民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萬衆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榜殺承恩父子連坐死

者二百餘人承恩弟承玼走免思明囚思敬表上其狀上遣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爲殺之甚善會三司議陷賊官罪狀至范陽思明謂諸將曰陳希烈輩皆朝廷大臣上皇自棄之幸蜀今猶不免於死况吾屬本從安禄山反乎諸將請思明表求誅光弼思明從之命判官耿仁智與其僚張不矜爲表云陛下不爲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不矜草表以示思明及將入函仁智悉削去之寫表者以白

思明思明命執二人斬之仁智事思明久思明憐欲活之復召入謂曰我任使汝垂三十年今日非我負汝仁智大呼曰人生會有一死得盡忠義死之善者也今從大夫反不過延歲月豈若速死之愈乎思明怒亂捶腦流于地烏承玼奔太原李光弼表為昌化郡王充石嶺軍使　秋七月丁亥册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毗伽闕可汗　乙未郭子儀入朝　八月庚戌李光弼入朝丙辰以郭子儀為中書令光弼為侍中丁巳子

儀諸行營　回紇遣其臣骨啜特勒及帝德將驍騎三千助討安慶緒上命朔方左武鋒使僕固懷恩領之

安慶緒之初至鄴也雖枝黨離析猶據七郡六十餘城甲兵資糧豐備慶緒不親政事專以繕臺沼樓船酣飲為事其大臣高尚張通儒等爭權不叶無復綱紀蔡希德有才略部兵精鋭而性剛好直言通儒譖而殺之麾下數千人皆逃散諸將怨怒不為用以崔乾祐為天下兵馬使揔中外兵乾祐愎戾好殺士卒不附九月庚寅

命朔方郭子儀淮西魯炅興平李奐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蔡季廣琛河南崔光遠七節度使及平盧兵馬使董秦將步騎二十萬討慶緒又命河東李光弼關內澤潞王思禮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開府儀同三司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　冬十月郭子儀引兵自杏園濟河東至獲嘉破安太清斬首四千級捕虜五百人太清走保衛州

子儀進圍之丙午遣使告捷魯炅自陽武濟李廣琛崔光遠自酸棗濟與李嗣業兵皆會子儀於衛州慶緒悉舉鄴中之衆七萬救衛州分三軍以崔乾祐將上軍田承嗣將下軍慶緒自將中軍子儀使善射者三千人伏于壘垣之内令曰我退賊必逐我汝乃登壘鼓譟而射之既而與慶緒戰偽退賊逐之至壘下伏兵起射之矢如雨注賊還走子儀復引兵逐之慶緒大敗獲其弟慶和殺之遂拔衛州慶緒走子儀等追之至鄴許叔冀董

秦王思禮及河東兵馬使薛兼訓皆引兵繼至慶緒收
餘衆拒戰於愁思岡又敗前後斬首三萬級捕虜千人
慶緒乃入城固守子儀等圍之李光弼引兵繼至慶緒
窘急遣薛嵩求救於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思明發范
陽兵十三萬欲救鄴觀望未敢進先遣李歸仁將步騎
一萬軍于滏陽遥爲慶緒聲勢　十一月崔光遠拔
魏州丙戌以前兵部侍郎蕭華爲魏州防禦使會史思
明分軍爲三一出邢洺一出冀貝一自洹水趣魏州郭

子儀奏以崔光遠代華十二月癸卯敕以光遠領魏州刺史　史思明乘崔光遠初至引兵大下光遠使將軍李處崟拒之賊勢盛處崟連戰不利還趣城賊追至城下揚言曰處崟召我來何為不出光遠信之腰斬處崟處崟驍將衆所恃也既死衆無鬬志光遠脫身走還汴州丁卯思明陷魏州所殺三萬人

二年春正月己巳朔史思明築壇於魏州城北自稱大聖燕王以周摯為行軍司馬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

按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惰而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過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必不敢輕出得曠日引久則鄴城必拔矣慶緒已死彼則無辭以用其衆也魚朝恩以爲不可乃止　鎮西節度使李嗣業攻鄴城爲流矢所中丙申薨兵馬使荔非元禮代將其衆初嗣業表段秀實爲懷州長史知留後事時諸軍屯戍日久財竭糧盡秀實獨運芻粟募兵市馬以奉鎮西行營相繼於道　二月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築

壘再重穿塹三重壅漳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構棧而居自冬涉春安慶緒堅守以待史思明食盡一鼠直錢四千淘牆麮及馬屎以食馬人皆以為克在朝夕而諸軍既無統帥進退無所禀城中人欲降者礙水深不得出城久不下上下觧體思明乃自魏州引兵趣鄴使諸將去城各五十里為營每營擊鼓三百面遥脅之又每營選精騎五百日於城下抄掠官軍出即散歸其營諸軍人馬牛車日有所失樵采甚艱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

則晝至時天下饑饉轉餉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舟車
相繼思明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責其稽緩
妄殺戮人運者駭懼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
散自相辨識而官軍邏捕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人
思自潰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官軍與之刻日決戰
三月壬申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思明自將
精兵五萬敵之諸軍望之以為遊軍未介意思明直前
奮擊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炅先與之戰殺傷相半

魯炅中流矢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相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棄甲仗輜重委積於路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萬匹惟存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驚駭散犇山谷留守崔圓河南尹蘇震等官吏南犇襄鄧諸節度各潰歸本鎮士卒所過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惟李光弼王思禮整勒部伍全軍以歸子儀至河陽將謀城守師人相驚又犇缺門諸將繼至衆

及數萬議捐東京退保蒲陜都虞候張用濟曰蒲陜薦饑不如守河陽賊至併力拒之子儀從之使都遊弈使靈武韓遊瓌將五百騎前趣河陽用濟以步卒五千繼之周摯引兵爭河陽後至不得入而去用濟役所部兵築南北兩城而守之段秀實帥將士妻子及公私輜重自野戍渡河待命於河清之南岸荔非元禮至而軍焉諸將各上表請罪上皆不問惟削崔圓階封貶蘇震為濟王府長史削銀青階史思明審知官軍潰去自沙河

收整士衆還屯鄴城南安慶緒收子儀等營中糧得六七萬石與孫孝哲崔乾祐謀閉門更拒思明諸將曰今日豈可復背史王乎思明不與慶緒相聞又不南追官軍但日於軍中饗士張通儒高尚等言於慶緒曰史王遠來臣等皆應迎謝慶緒曰任公暫往思明見之涕泣厚禮而歸之經三日慶緒不至思明密召安太清令誘之慶緒窘蹙不知所為乃遣太清上表稱臣於思明請待解甲入城奉上璽綬思明省表曰何至如此因出表

徧示將士咸稱萬歲乃手疏唁慶緒而不稱臣且曰願為兄弟之國更作藩籬之援鼎足而立猶或庶幾北面之禮固不敢受并封表還之慶緒大悅因請歃血同盟思明許之慶緒以三百騎詣思明營思明令軍士擐甲執兵以待之引慶緒及諸弟入至庭下慶緒再拜稽首曰臣不克荷負棄失兩都久陷重圍不意大王以太上皇之故遠垂救援使臣應死復生摩頂至踵無以報德思明忽震怒曰棄失兩都亦何足言爾為人子殺父奪

其位天地所不容吾爲太上皇討賊豈受爾佞媚乎即命左右牽出并其四弟及高尚孫孝哲崔乾祐皆殺之張通儒李庭望等悉授以官思明勒兵入鄴城收其士馬以府庫賞將士慶緒先所有州縣及兵皆歸於思明遣安太清將兵五千取懷州因留鎮之思明欲遂西略慮根本未固乃留其子朝義守相州引兵還范陽　辛卯以嗣非元禮爲懷州刺史權知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元禮復以段秀實爲節度判官　丙申以郭子儀爲

東畿山東河東諸道元帥權知東京留守以河西節度使來瑱行陝州刺史充陝虢華州節度使　夏四月庚子澤潞節度使王思禮破史思明將楊旻於潞城東

九節度之潰於相州也魯旻所部兵剽掠尤甚聞郭子儀退屯河上李光弼還太原旻慙懼飲藥而死　史思明自稱大燕皇帝改元順天立其妻辛氏為皇后子朝義為懷王以周摯為相李歸仁為將改范陽為燕京諸州為郡　戊申以鴻臚卿李抱玉為鄭陳潁亳節度

使　觀軍容使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秋七月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　八月壬戌以李光弼為幽州長史河北節度等使　九月史思明使其子朝清守范陽命諸郡太守各將兵三千從已向河南分為四道使其將令狐彰將兵五千自黎陽濟河取滑州思明自濮陽史朝義自白皐周摯自胡良濟河會于汴州李光弼方巡河上

諸營聞之還入汴州謂汴滑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光弼還東京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與濮州刺史董秦及其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降之思明以叔冀為中書令與其將李詳守汴州厚待董秦收其妻子置長蘆為質使其將南德信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數十人狥江淮神功南宮人也思明以為平盧兵馬使頃之神功襲德信斬之從諫脫身走神功將其衆來降思明乘勝西

攻鄭州先弼整衆徐行至洛陽謂留守韋陟曰賊乗勝而來利在按兵不利速戰洛城不可守於公計何如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據險以挫其鋭先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夫辨朝廷之禮先弼不如公論軍旅之事公不如先弼陟無以應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侍中奈何不守先弼曰守之則汜水崿嶺龍

門皆應置兵子為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牒留守韋陟使帥東京官屬西入關牒河南尹李若幽使帥吏民出城避賊空其城光弼帥軍士運油鐵諸物詣河陽為守備光弼以五百騎殿時思明遊兵已至石橋諸將請曰今自洛城而北乎當石橋而進乎光弼曰當石橋而進及日暮光弼秉炬徐行部曲堅重賊引兵躡之不敢逼光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糧纔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庚寅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

畏光弼掎其後不敢入宮退屯白馬寺南築月城於河陽南以拒光弼於是鄭滑等州相繼陷沒韋陟李若幽皆寓治於陝　冬十月丁酉下制親征史思明羣臣上表諫乃止　史思明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詣城下挑戰龍仙恃勇舉右足加馬鬣上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左右言裨將白孝德可往光弼召問之孝德請行光弼問須幾何兵對曰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然

固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出壘門為後繼兼請大軍助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鋒未交何以知之懷恩曰觀其攬轡安閒知其萬全龍仙見其獨來甚易之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非來為敵者龍仙不測而止去之十步乃與之言龍仙嫚罵如初孝德息馬良久因瞋目謂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也曰我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狗彘孝德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

諜五十騎繼進龍仙失不及發環走堤上孝德追及斬首携之以歸賊衆大駭孝德本安西胡人也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以示多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縶其駒於城内俟思明馬至水際盡出之馬嘶不已思明馬悉浮渡河一時驅之入城思明怒列戰船數百艘泛火船於前而隨之欲乘流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數百枚以巨木承其根氊裹鐵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义之船不得進須臾自

焚盡又以叉拒戰船於橋上發礮石擊之中者皆沈没賊不勝而去思明屯兵於河清欲絶光弼糧道光弼軍于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部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一人来刼我我且去之汝待於此若賊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来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李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此成擒矣汝以鐵騎宵濟為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

百騎晨至栅下希顥阻壕休卒吟嘯相視日越怪之問曰司空在乎曰夜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誰曰雍希顥日越默計久之謂其下曰今失李光弼得希顥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也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此人情耳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庭暉時為五臺府果毅已亥以

庭暉爲右武衛大將軍思明復攻河陽光弼謂鄭陳節度使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救不至任棄之抱玉許諾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紿之曰吾糧盡明旦當降賊喜斂軍以待之抱玉繕完成備明日復請戰賊怒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擊殺傷甚衆董秦從思明寇河陽夜帥其衆五百拔柵突圍降于光弼時光弼自將屯中潬城外置柵柵外穿塹深廣二丈乙巳賊將周摯捨南城併力

攻中渾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光弼自於城東北隅建小朱旗以望賊賊恃其衆直進逼城以車載攻具自隨督衆填塹三面各八道以過兵又開柵為門光弼望賊逼城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填塹開柵過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為吾填塹何為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帥敢死士突出擊賊却走數百步元禮度賊陳堅未易摧陷乃復引退須其

怠而擊之光弼望見元禮退怒遣左右召欲斬之元禮曰戰正急召何為乃退入柵中賊亦不敢逼良久鼓譟出柵門奮擊破之周摯復收兵趣北城光弼遽帥衆入北城登城望賊曰賊兵雖多囂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為諸君破之乃命諸將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向來賊陳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光弼命其將郝廷玉當之廷玉請騎兵五百與之三百又問其次堅者曰東南隅光弼命其將論惟貞當之惟貞請騎三百與之

二百光弼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颭旗緩任爾擇利而戰吾急颭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決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鞾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戰不利諸君前死於敵我自剄於此不令諸君獨死也諸將出戰頃之廷玉犇還光弼望之驚曰廷玉退吾事危矣命左右取廷玉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使者馳報光弼令易馬遣之僕固懐恩及其子開府儀同三司瑒戰小却光弼又命取其首懐恩父子

顧見使者提刀馳來更前決戰光弼連麾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斬首千餘級捕虜五百人溺死者千餘人周摯以數騎遁去擒其大將徐璜玉李秦授其河南節度使安太清走保懷州思明不知摯敗尚攻南城光弼驅俘囚臨河示之乃遁丁巳以李日越爲右金吾大將軍　十一月甲子以殿中監董秦爲陜西神策兩軍兵馬使賜姓名李忠臣　癸安西北庭兵屯陜以備史思明　十一月史思明遣其將李

歸仁將鐵騎五千冦陝州神策兵馬使衛伯玉以數百騎擊破之於礓子坂得馬六百匹歸仁走以伯玉爲鎮西四鎮行營節度使李忠臣與歸仁等戰於永寧莎柵之間屢破之

上元元年春正月辛巳以李光弼爲太尉兼中書令餘如故　二月李光弼攻懷州史思明救之癸卯光弼逆戰於沁水之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　三月庚寅李光弼破安太清於懷州城下夏四月壬辰破史思明

於河陽西渚斬首千五百餘級　閏月丁卯加河東節度使王思禮爲司空　己卯史思明入東京　六月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奏破史思明之兵於鄭州　冬十一月李光弼攻懷州百餘日乃拔之生擒安太清史思明遣其將田承嗣將兵五千徇淮西王同芝將兵三千人徇陳許敬江將二千人徇兖鄆薛鄂將五千人徇曹州　十二月兖鄆節度使能元皓擊史思明兵破之

二年春正月癸卯史思明改元應天　或言洛中將士
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陝州觀軍
容使魚朝恩以爲信然屢言於上上敕李光弼等進取
東京光弼奏稱賊鋒尚鋭未可輕進朔方節度使僕固
懷恩勇而愎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灋郭子儀寬
厚曲容之每用兵臨敵倚以集事李光弼性嚴一裁之
以灋無所假貸懷恩憚光弼而心惡之乃附朝恩言東
都可取由是中使相繼督光弼使出師光弼不得已使

鄭陳節度使李抱玉守河陽與懷恩將兵會朝恩及神策節度使衛伯玉攻洛陽戊寅陳於邙山光弼命依險而陳懷恩陳於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以進可以退若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陳未定進兵薄之官軍大敗死者數千人軍資器械盡棄之光弼懷恩渡河走保聞喜朝恩伯玉犇還陝抱玉亦棄河陽走河陽懷州皆沒於賊朝廷聞之大懼益兵屯陝　史思明猜忌好殺羣下小

不如意動至族誅人不自保朝義其長子也常從思明將兵頗謙謹愛士卒將士多附之無寵於思明思明愛少子朝清使守范陽常欲殺朝義立朝清為太子左右頗泄其謀思明既破李光弼欲乘勝西入關使朝義將兵為前鋒自北道襲陝城思明自南道將大軍繼之三月甲午朝義兵至礓子嶺衛伯玉逆擊破之朝義數進兵皆為陝兵所敗思明退屯永寧以朝義為怯曰終不足成吾事欲按軍法斬朝義及諸將戊戌命朝義築三

隅城欲貯軍糧期一日畢朝義築畢未泥思明至詬怒
之令左右立馬監泥斯須而畢思明又曰俟克陜州終
斬此賊朝義憂懼不知所為思明在鹿橋驛令腹心曹
將軍將兵宿衛朝義宿於逆旅其部將駱悅蔡文景說
朝義曰悅等與王死無日矣自古有廢立請召曹將軍
謀之朝義俛首不應悅等曰王苟不許悅等今歸李氏
王亦不全矣朝義泣曰諸君善為之勿驚聖人悅等乃
令許叔冀之子季常召曹將軍至則以其謀告之曹將

軍知諸將盡怨恐禍及已不敢違是夕悅等以朝義部兵三百被甲詣驛宿衛兵怪之畏曹將軍不敢動悅等引兵入至思明寢所值思明如厠問左右未及對已殺數人左右指示之思明聞有變踰垣至廐中自備馬乘之悅傔人周子俊射之中臂墜馬遂擒之思明曰亂者為誰悅曰奉懷王命思明曰我朝来語失宜其及此然殺我太早何不待我克長安今事不成矣悅等送思明於柳泉驛囚之還報朝義曰事成矣朝義曰不驚聖人

乎悅曰無時周摯許叔冀將後軍在福昌悅等使許季常往告之摯驚倒於地朝義引軍還摯叔冀來迎悅等勸朝義執摯殺之軍至柳泉悅等恐衆心未壹遂縊殺思明以氈裹其屍槖駝負歸洛陽朝義即帝位改元顯聖密使人至范陽敕散騎常侍張通儒等殺朝清及朝清母辛氏并不附已者數十人其黨自相攻擊戰城中數月死者數千人范陽乃定朝義以其將柳城李懷仙為范陽尹燕京留守時洛陽四面數百里州縣皆為丘

墟而朝義所部節度使皆安禄山舊將與思明等夷朝義召之多不至略相羈縻而已不能得其用　李光弼上表固求自貶制以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領河中節度使　夏四月乙亥青密節度使尚衡破史朝義兵斬首五千餘級　丁丑兖鄆節度使能元皓破朝義兵　五月巳丑李光弼自河中入朝　初史思明以其博州刺史令狐彰為滑鄭汴節度使將數千兵戍滑臺彰密因中使楊萬定通表請降徙屯杏園渡思明疑之遣其將

薛岌圍之彰與岌戰大破之因隨萬定入朝甲午以彰為滑衛等六州節度使　戊戌平盧節度使侯希逸擊史朝義范陽兵破之　復以李光弼為河南副元帥太尉兼侍中都統河南淮南東西山南東荆南江南西浙江東西八道行營節度出鎮臨淮　六月甲寅青密節度使能元皓敗史朝義將李元遇　秋八月己巳李光弼赴河南行營　建子月神策節度使衛伯玉攻史朝義拔永寧破澠池福昌長水等縣　建丑月平盧節度

使侯希逸與范陽相攻連年救援既絶又為奚所侵乃
悉舉其軍二萬餘人襲李懐仙破之因引兵而南
寶應元年建寅月李光弼拔許州擒史朝義所署頴川
太守李春朝義將史参救之丙午戰于城下又破之
戊申平盧節度使侯希逸於青州北渡河而會田神功
能元皓於兖州　建卯月戊辰淮西節度使王仲昇與
史朝義將謝欽讓戰於申州城下為賊所虜淮西震駭
會侯希逸田神功能元皓攻汴州朝義召欽讓兵救之

史朝義圍李抱玉於澤州建巳月庚戌李抱玉破史朝義兵於城下　甲寅上皇崩　史朝義自圍宋州數月城中食盡將陷刺史李岑不知所為遂城果毅開封劉昌曰倉中猶有麴數千斤請屑食之不過二十日李太尉必救我城東南隅最危昌請守之李光弼至臨淮諸將以朝義兵尚彊請南保揚州光弼曰朝廷倚我以為安危我復退縮朝廷何望且吾出其不意賊安知吾之衆寡遂逕趣徐州使兗鄆節度使田神功進擊朝義

大破之　秋九月上遣中使劉清潭使於回紇修舊好
且徵兵討史朝義清潭至其廷回紇登里可汗已為朝
義所誘云唐室繼有大喪今中原無主可汗宜速來共
收其府庫可汗信之清潭致敕書曰先帝雖棄天下今
上繼統乃昔日廣平王與葉護共收兩京者也回紇業
已起兵至三城見州縣皆為丘墟有輕唐之心乃困辱
清潭清潭遣使言狀且曰回紇舉國十萬衆至矣京師
大駭上遣殿中監藥子昂往勞之於忻州南可汗請與

僕固懷恩相見懷恩時在汾州上令往見之懷恩為可汗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朝義可汗欲自蒲關入由沙苑出潼關東向藥子昂說之曰關中數遭兵荒州縣蕭條無以供擬恐可汗失望賊兵盡在洛陽請自土門略邢洺懷衛而南得其資財以充軍裝可汗不從又請自太行南下據河陰扼賊咽喉亦不從又請自陝州大陽津渡河食太原倉粟與諸道俱進乃從之　冬十月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辛酉

辭行以兼御史中丞藥子昂魏琚為左右廂兵馬使以中書舍人韋少華為判官給事中李進為行軍司馬會諸道節度使及回紇于陝州進討史朝義上欲以郭子儀為适副程元振魚朝恩等沮之而止加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同平章事兼絳州刺史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适　戊辰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為前鋒陝西節度使郭英乂神策觀軍容使魚朝恩為殿自澠池入澤潞節度使李抱玉自河陽入河南等道副元

帥李光弼自陳留入雍王留陜州辛未懷恩等軍于同軌史朝義聞官軍將至謀于諸將阿史那承慶曰唐若獨與漢兵來宜悉衆與戰若與回紇俱來其鋒不可當宜退守河陽以避之朝義不從壬申官軍至洛陽北郊分兵取懷州癸酉拔之乙亥官軍陳于橫水賊衆數萬立柵自固懷恩陳于西原以當之遣驍騎及回紇並南山出柵東北表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悉其精兵十萬救之陳於昭覺寺官軍驟擊之殺傷甚衆而賊陳不動魚

朝恩遣射生五百人力戰賊雖多死者陳亦如初鎮西
節度使馬璘曰事急矣遂單騎奮擊奪賊兩牌突入萬
衆中賊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賊衆大敗轉戰於石
榴園老君廟賊又敗人馬相蹂踐填尚書谷斬首六萬
級捕虜二萬人朝義將輕騎數百東走懷恩進克東京
及河陽城獲其中書令許叔冀王伷等承制釋之懷恩
留回紇可汗營於河陽使其子右廂兵馬使瑒及朔方
兵馬使高輔成帥步騎萬餘乘勝逐朝義至鄭州再戰

皆捉朝義至汴州其陳留節度使張獻誠閉門拒之朝義犇濮州獻誠開門出降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死者萬計火累旬不滅朔方神策軍亦以東京鄭汴汝州皆為賊境所過虜掠三月乃已比屋蕩盡士民皆衣紙回紇悉置所掠寶貨於河陽留其將安恪守之十一月丁丑露布至京師朝義自濮州北渡河懐恩進攻滑州拔之追敗朝義於衛州朝義睢陽節度使田承嗣等將兵四萬餘人與朝義合復來拒戰僕固瑒擊破之長驅至

昌樂東朝義師魏州兵來戰又敗走於是鄴郡節度使薛嵩以相衛洺邢四州降于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恒陽節度使張忠志以恒趙深定易五州降于河東節度使辛雲京嵩楚玉之子也抱玉等巳進軍入其營按其部伍嵩等皆受代居無何僕固懷恩皆令復位由是抱玉雲京疑懷恩有貳心各表言之朝廷密為之備懷恩亦上疏自理上慰勉之辛巳制東京及河南北受偽官者一切不問　丁酉以張忠志為成德軍節度使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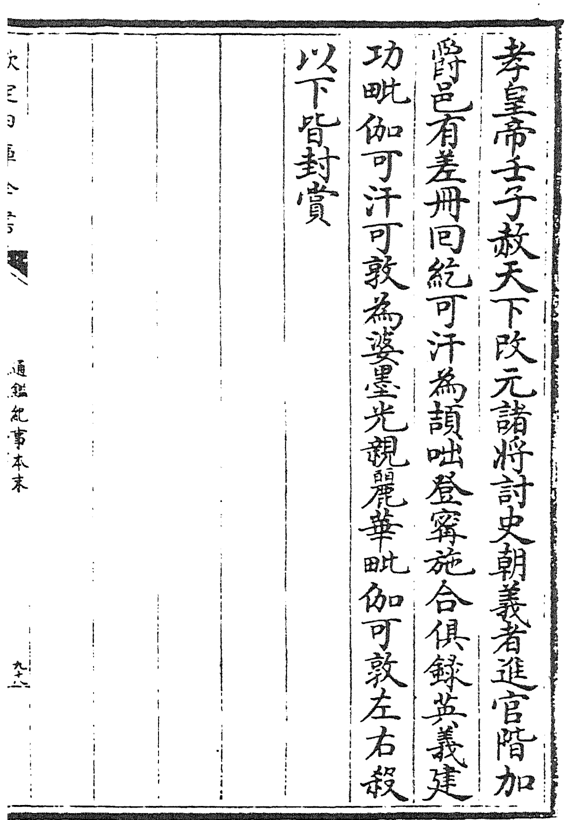
恒趙深定易五州賜姓李名寶臣初辛雲京引兵將出井陘常山裨將王武俊說寶臣曰今河東兵精銳出境遠鬬不可敵也且吾以寡當衆以曲遇直戰則必離守則必潰公其圖之寶臣乃撤守備舉五州來降及復為節度使以武俊之策為善擢為先鋒兵馬使武俊本契丹也初名沒諾干郭子儀以僕固懷恩有平河朔功請以副元帥讓之己亥以懷恩為河北副元帥加左僕射兼中書令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使史朝義走至

貝州與其大將薛忠義等兩節度合僕固瑒追之至臨清朝義自衡水引兵三萬還攻之瑒設伏擊走之回紇又至官軍益振遂逐之大戰于下博東南賊大敗積屍擁流而下朝義奔莫州懐恩都知兵馬使薛兼訓兵馬使郝庭玉與田神功辛雲京會於下博進圍朝義於莫州青淄節度使侯希逸繼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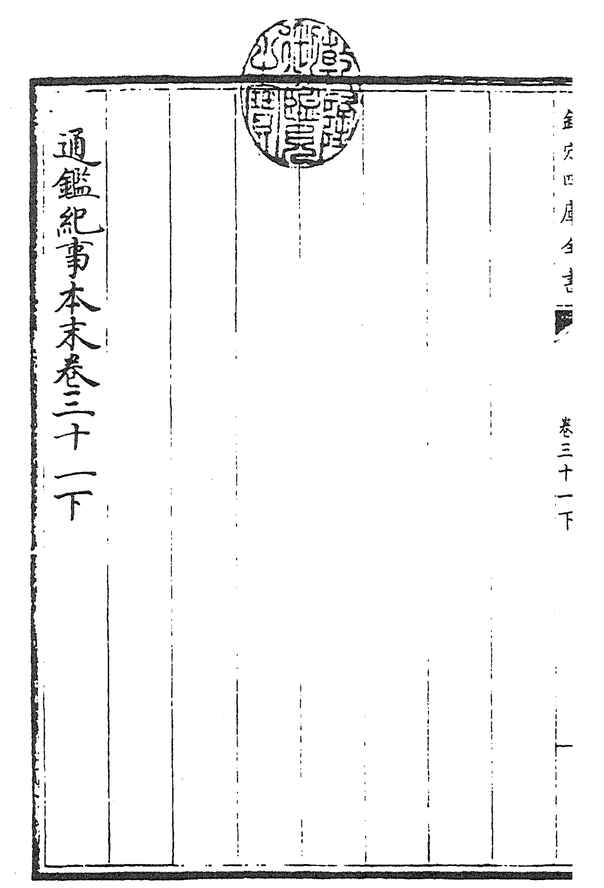
代宗廣德元年史朝義屢出戰皆敗田承嗣說朝義令親往幽州發兵還救莫州承嗣自請留守莫州朝義從

之選精騎五千自北門犯圍而出朝義既去承嗣即以城降送朝義母妻子於官軍於是僕固瑒侯希逸薛兼訓等帥衆三萬追之及於歸義與戰朝義敗走時朝義范陽節度使李懷仙已因中使駱奉仙請降遣兵馬使李抱忠將兵三千鎮范陽縣朝義至范陽不得入官軍將至朝義遣人諭抱忠以大軍留莫州輕騎來發兵救援之意因責以君臣之義抱忠對曰天不祚燕唐室復興今既歸唐矣豈可更為反覆獨不愧三軍耶大丈夫

恥以詭計相圖願早擇去就以謀自全且田承嗣必已叛矣不然官軍何以得至此朝義大懼曰吾朝來未食獨不能以一餐相餉乎抱忠乃令人設食於城東於是范陽人在朝義麾下者竝拜辭而去朝義涕泣而已獨與胡騎數百既食而去東奔廣陽廣陽不受欲北入奚契丹至温泉柵李懷仙遣兵追之朝義窮蹙縊於林中懷仙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甲辰朝義首至京師　秋七月壬寅羣臣上尊號曰寶應元聖文武



孝皇帝壬子赦天下改元諸將討史朝義者進官階加爵邑有差冊回紇可汗為頡咄登密施合俱錄英義建功毗伽可汗可敦為婆墨光親麗華毗伽可敦左右殺以下皆封賞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楊省曾